

## 新入藏刻本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》侧记

方广锜

2002年3月30日（星期六）国图善本部李际宁先生打来电话，说中国书店介绍一件刻本佛经，据说是辽代的，开价20万元。国图有意购买。希望我4月1日（星期一）下午到中国书店参与鉴定。听说有可能是辽代的刻经，我很感兴趣。由于辽国实施禁止书籍出境的政策，所以除了考古出土外，传世的辽代刻书极为稀见。1991年在前苏联，我首次接触一批辽代刻书，叹为观止。前几年鼎丰拍卖公司曾收入一件刻经，经我鉴定，确定为辽代的。当时建议国图购入，以补充馆藏。但后来国图没有买，被一位私人藏书家购去。至今引为憾事。不过，值得赞许的是这位藏书家正在影印该辽代刻经，这件珍贵的文物从此将化身数百，真是功德无量。听说这次又有辽代刻经面世，故虽说我已经与宗教文化出版社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有约，4月1日下午将分别去两处谈事，还是将日程进行调整，准备届时参加鉴定。

4月1日上午，李际宁先生通知，说中国书店来电话，辽经收藏者没有及时将那件刻经拿来，下午的鉴定取消。

4月2日是星期二，按照惯例为返所日。上午李际宁先生将电话打到宗教所，说出让者已经将刻经拿来，希望我立即到中国书店。但当时分身乏术，徒唤奈何。

当天晚上，李际宁先生又来电话，简单介绍该刻经的情况：该刻经从山西来，为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》，卷轴装，共13纸，首纸残，存12纸。每纸28行17字。有尾题。无千字文帙号，有版片号。尾有刻工题记“隰州张德雕板”。有音义。入潢。杜伟生用高倍放大镜观察，确定为麻纸。李际宁自己的意见，认为与鼎丰拍卖的辽刻风格不类，不像是辽代刻经。该刻经字体拙重，有可能是金代所刻。

李际宁希望我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三一定去中国书店看看，因为收藏者急着要走，而中国书店彭经理也要出差。但我星期三要给研究生上课，又约了张国风。另外，根据李际宁介绍的情况判断，这件东西似乎不像是辽代的。如果如李际宁判断是金代的，则北图所藏金代刻经数量甚多，买不买这件都行。所以推辞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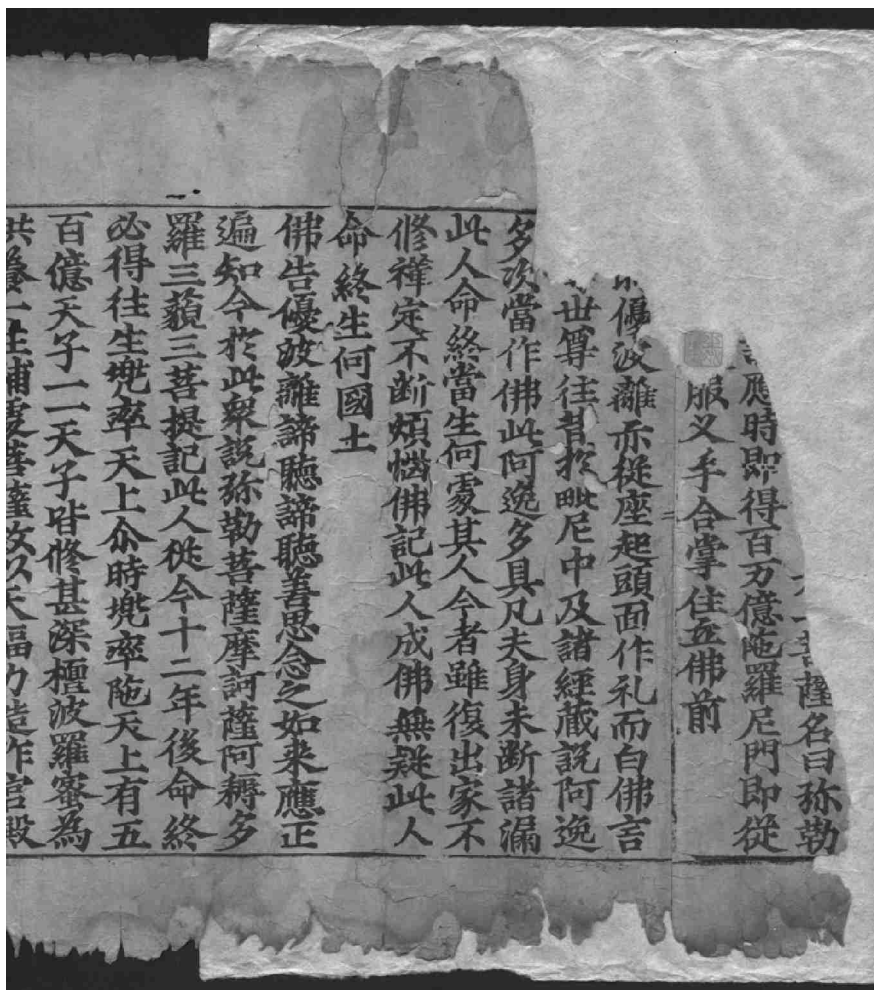
4月3日（星期三）李际宁先生来电话，约我星期四上午一定去中国书店。并说卷尾不是音义，是咒语，但不知是什么咒语。李际宁对工作如此负责、热心，而星期四我也可以安排时间，所以答应了。当晚做了一点案头的文字准备工作。

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》，简称为《弥勒上生经》，北凉沮渠京声译，是弥勒信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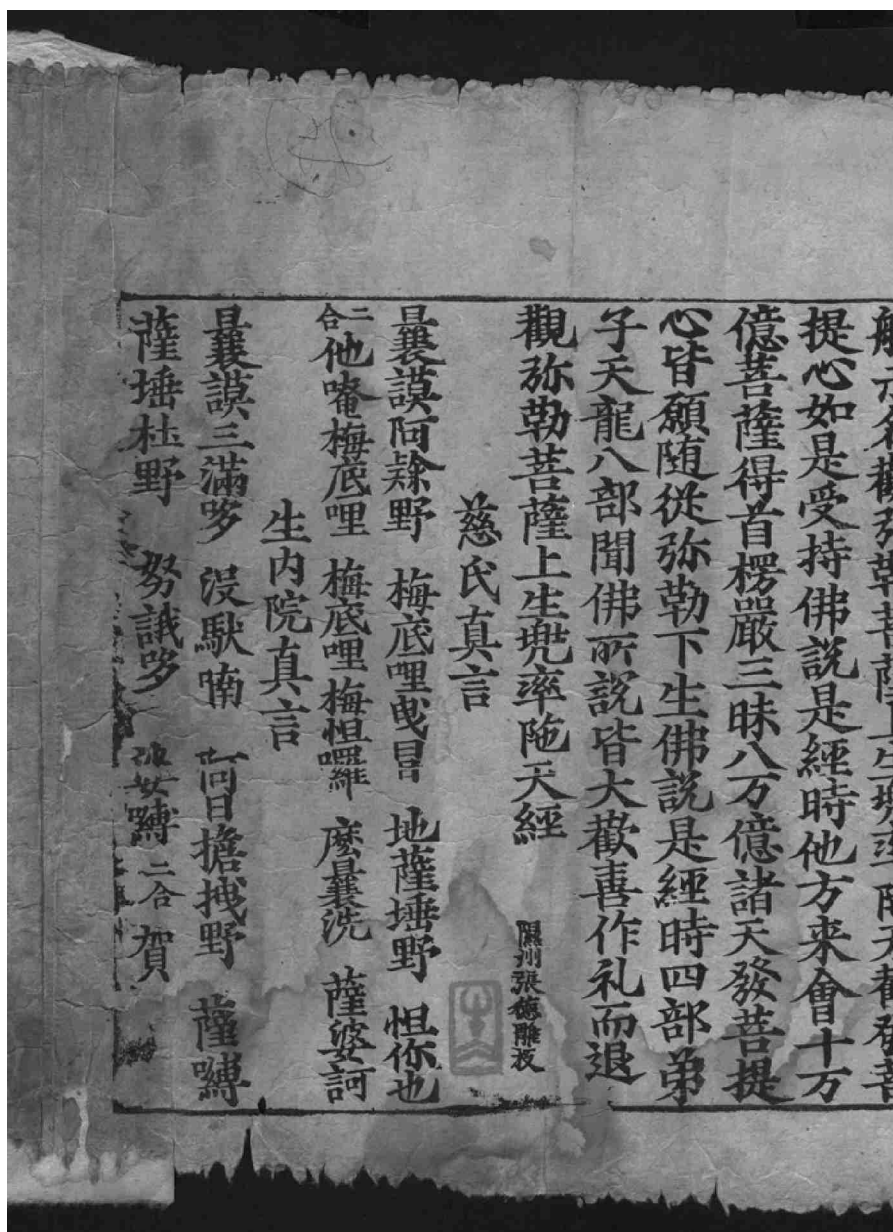
的重要典籍之一。歷代大藏經均收，但中原系與南方系傳本的文字略有不同。經名也有差異。

中原系稱作《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》，南方系稱為《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》，多一個“陀”字。《房山石經》之遼金刻本中未收本經，故無法查核北方系藏經情況。敦煌遺書中有斯 5555 號，縫續裝，首尾完整。經名亦作《觀彌勒上生兜率陀天經》，行文自有特點，經末有“慈氏真言”。李際寧談到此次的刻經後有咒語，估計應該是該慈氏真言。從目前情況看，該經之傳本系統至少有中原藏經系、南方藏經系、敦煌寫本系等三種。三種傳本在名題、行文以及所附真言等方面均有一些差異。

4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與國圖善本部主任張志清、副主任陳紅彥以及李際寧到海王邨，彭震堯、劉建章兩位先生接待。先看了中國書店春季拍賣圖錄中 152 號、153 號兩件敦煌遺書，以及 151 號《云笈七籤》。接着出示今天的主要鑑定物刻本《彌勒上生經》。



《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》卷首



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》卷尾

该经入眼，顿时有点吃惊。当初听李际宁介绍，有 28 行 17 字之说，已经提示它与写经有关，但当时没有怎么太放在心上。看到实物，感觉马上不同。一眼看去，写经风格很浓。不少字的写法，保留着唐代写经的特点。从总体看，该刻经乃写经上版，应该没有疑问。就格式而言，我国的写经，南北朝时已经出现 28 行 17 字的规格，但没有成为标准。到了唐代，这种格式成为写经标准。但我们现在发现的唐代刻经，无论是存在韩国的武周刻经，还是存在英国的咸通《金刚经》，都不是标准格式。而《弥勒上生经》的格式则完全符合唐代写经标准。

纸张已入潢，质地较粗糙，与盛唐的标准写经纸不同。但我们知道，唐代多处生产纸张，各地纸张质量、规格各不相同。如有供城纸、蒲州纸等区别。晚唐五代敦煌当地所造的纸，

质地也比较粗糙。而该《上生经》纸长 55.6 厘米，高 31.6 厘米，框高 22.6 厘米。与唐纸相类，而与宋纸、辽纸的规格、质地迥然不同。总的来讲，宋辽时期，刻本比较普遍，造纸业为了适应这一变化，所造之纸，薄而致密。我们从传世的宋刻本及丰润辽藏可以看到宋纸、辽纸的标本。唐代的纸张，主要用来书写，要求自然不同。这一刻经的纸张，亦应是某地自造。

从传本的系统来说，可见下表文字比较：

	中原系（大正藏）	南方系	写本系	新刻本
名 题	观弥勒上生兜率陀天 经	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 陀天经	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 陀天经	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 陀天经
行 文 一	佛告优波离， <u>弥勒先于</u> <u>波罗捺国劫波利村波</u> <u>婆利大婆罗门家生</u> ，却 <u>后</u>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， <u>还本生处</u> ，结 <u>加</u> 趺坐。 (419c14-419c16)	佛告优波离，却 <u>从</u> 十二 年二月十五日， <u>于波罗</u> <u>捺国劫波利村波婆利</u> <u>大婆罗门家本生处</u> ，结 <u>加</u> 趺坐。	佛告优波离，却 <u>后</u> 十二 年二月十五日， <u>于波罗</u> <u>捺国劫波利村婆波利</u> <u>大婆罗门家本所生处</u> ， 结 <u>跏</u> 趺坐。	佛告优波离，却 <u>后</u> 十二 年二月十五日， <u>于波罗</u> <u>捺国劫波利村婆波利</u> <u>大婆罗门家本所生处</u> ， 结 <u>跏</u> 趺坐。
行 文 二	如是处兜率陀天昼夜 恒说此法。(420a06)	如是处兜率陀天昼夜 恒说此 <u>不退转法轮</u> 法。	如是处兜率陀天昼夜 恒说此 <u>不退转法轮</u> 法。	如是处兜率陀天昼夜 恒说此 <u>不退转法轮</u> 法。
行 文 三	告优波离：汝今谛听！ 是弥勒菩萨， <u>于</u> 未来世 <u>当为</u> 众生，作大归依 处。(420b16-420b17)	告优波离：汝今谛听！ 是弥勒菩萨， <u>当为</u> 未来 世 <u>一切</u> 众生，作大归依 处。	告优波离：汝今谛听！ <u>当</u> 是弥勒菩萨， <u>为</u> 未来 世 <u>一切</u> 众生，作大归依 处。	告优波离：汝今谛听！ 是弥勒菩萨， <u>当为</u> 未来 世 <u>一切</u> 众生，作大归依 处。
真 言	无	无	慈氏真言	慈氏真言 生内院真言

再比较最后一段：

大正藏	南方系	敦煌本	新刻本
佛告阿难：汝持佛语，慎勿忘失。为未来世，开生天路， <b>示</b> 菩提相，莫断佛种。此经名《弥勒菩萨般涅槃》、 <b>亦</b> 名《观弥勒菩萨生兜率陀天劝发菩提心》，如是受持。佛说是 <b>语</b> 时，他方来会十万菩萨得首楞严三昧，八万亿诸天发菩提心，皆愿随从弥勒下生。佛说是 <b>语</b> 时，四部弟子天龙八部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， <b>礼佛</b> 而退。 (420c14-420c22)	佛告阿难：汝持佛语，慎勿忘失。为未来世，开生天路， <b>示</b> 菩提相，莫断佛种。此经名《弥勒菩萨般涅槃》、 <b>亦</b> 名《观弥勒菩萨 <b>上</b> 生兜率陀天劝发菩提心》，如是受持。佛说是 <b>语</b> 时，他方来会十万菩萨得首楞严三昧，八万亿诸天发菩提心，皆愿随从弥勒下生。佛说是 <b>语</b> 时，四部弟子天龙八部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， <b>礼佛</b> 而退。	佛告阿难：汝持佛语，慎勿忘失。为未来世，开生天路， <b>是</b> 菩提相，莫断佛种。此经名《弥勒菩萨般涅槃》、 <b>亦</b> 名《观弥勒菩萨 <b>上</b> 生兜率陀天劝发菩提心》，如是受持。佛说是 <b>语</b> 时，他方来会十万菩萨得首楞严三昧，八万亿诸天发菩提心，皆愿随从弥勒下生。佛说是 <b>语</b> 时，四部弟子天龙八部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， <b>礼佛</b> 而退。	佛告阿难：汝持佛语，慎勿忘失。为未来世，开生天路， <b>示</b> 菩提相，莫断佛种。此经名《弥勒菩萨般涅槃》、 <b>示</b> 名《观弥勒菩萨 <b>上</b> 生兜率陀天劝发菩提心》，如是受持。佛说是 <b>经</b> 时，他方来会十万 <b>亿</b> 菩萨得首楞严三昧，八万亿诸天发菩提心，皆愿随从弥勒下生。佛说是 <b>经</b> 时，四部弟子天龙八部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， <b>作礼</b> 而退。

从上表看，新刻本与中原系差距较大，与南方系、写本系较为接近。但又自有特点。

当时的基本判断是：

首先，从纸张、内容、总体风格等因素，排除近代伪造的可能。

其次，该《上生经》并非大藏零本，而是民间单刻。从单刻本与大藏本的关系角度讲，元代以下，这样的民间传本，由于受大藏经的影响，大抵为经折装。辽金虽有卷轴装刻本，但从纸张、字体、风格等方面，将该《上生经》与《赵城金藏》比较，显然都比《金藏》要早。所以，可以排除元以下刻本，乃至排除金代刻本的可能。该《上生经》显然是上承写本而来。

前此有该刻经乃辽刻的说法，那么，到底是否辽刻呢？

辽代刻经，近代已经出土不少。本刻经与辽代刻经纸张、风格完全不类。李际宁最初排除本件是辽代刻经的可能，是正确的。我向中国书店的先生打听，这件刻经来源如何？前此为什么说它是辽代的？回答是，这件刻经与前此在鼎丰拍卖的那件辽刻本原由同一人收

藏。因听说那件被定为辽刻，所以称这件也是辽刻。既然如此，则原来所谓的辽刻，自然不足据。现在无法得知这一件《上生经》的原出土地，大约它与鼎丰辽经同时出土。在古代，不同时代的经典混杂流通，乃是常事。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，就是证明。因此，即使鼎丰辽经与本件同一处出土，也不能证明本件的年代。

从纸张、字体、格式、传本、总体风格乃至若干特征性表现看，应该考虑它的年代甚早。与存于英国的唐刻《金刚经》核对，此件不如《金刚经》手法纯熟，工艺水平要低。但风格有相近之处。尤其若干字的习惯写法完全一致。当然，要说它比《金刚经》更早，目前还没有依据。但说它与《金刚经》同时代，或晚一点，完全可以成立。即使留有余地，本件的年代不会晚于五代、宋初。

隰州，治所今山西隰县。隋置，后废。唐又置。宋有。辽有，但在辽宁，与前隰州不是同一个地方。金先为南隰州，后去“南”。详见地名辞典。辞海有解释，甚为简略。

离开中国书店，我把上述意见告诉善本部诸位，并希望善本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

2002 年 4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，打电话找李际宁，没有找到。随即找到张志清先生。张志清先生说，昨天下午已经把这件《上生经》拿回国图善本部。我放心了。

2002 年 4 月 5 日记

说明：

协助国图善本部鉴定收购《上生经》后，一直惦着写一篇考订文章。但杂事缠身，只收集了若干资料，没有成文。前此，李际宁先生谓，希望我就该《上生经》写一篇文章，先登在善本部所办内部刊物《文津流觞》上。作为曾经在善本部工作过的人，自然责无旁贷。原想将那篇考证文章写出来，就可以应命。没有想到因循至今，未能完成。只好将当初参与鉴定时我的笔记略加整理，聊以塞责。本文虽然不是详尽的考证，但正因为是当时的种种思考，则可能对善本部诸君将来从事有关鉴定工作，更有参考价值。

2002 年 11 月 25 日晚临上赴印度飞机前